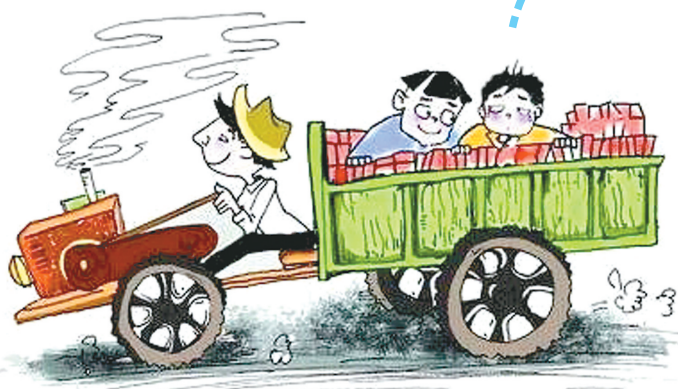


三十而立 智赢未来

咱西开发这代人

□李艳涛

三十年，时光变，人心和善不变；环境变，集体凝聚不变；方向变，进取奋发不变。



村村都有制砖厂

三十年前，我在村里的大谢小学读书。那时候，基本上每个村都有小学，丁楼小学、东史马小学、堂李小学……每个学校同一年级大都是一个村一般大的，20个人左右。从育红班入学开始，小学毕业之前都是这20多人，偶尔也会穿插一两个留级的，或是附近村借读的小伙伴，小学时光里打打闹闹，任何人都不会有半点生分。

那时候，我们这片的村都归属于当时的沟赵乡。城里人一说起沟赵，都会提到这个别称：“大西郊”。其实沟赵之所以能被城里人熟识，推测起来大抵是“制砖”的缘故。

那时候我们这片基本村村都有制砖厂，而且大都不止一个。说家家都有拖拉机可能有点夸张，但用拖拉机向城里送红砖是村里人除了种地之外最普遍的收入来源。虽说进城送砖距离上不算远，但是能跑车的路也就一两条。一条由东史马向东经关庄、老鸦陈朝东；另一条由东史马向南经石佛、电厂朝南。

独在异乡思故乡

小时候全村的电视机数量掰着指头都能数得过来。《红岩》热播的时候，小伙伴们经常会一起跑到有电视的那几家聚集，有时候人太多，屋里挤不下，干脆搬到院子里。主人家从来不会厌烦，因为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天天泡在一起，别人家的孩子跟自己的孩子没啥大的区别。今儿个在这家吃顿，明儿个说不定又跑到那家，都是村里的孩子，咋会有差别呢！

我们村北面是庄王村，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河，我们那时候叫它“北河”。夏天的时候年龄稍稍大点的“孩子王”经常带着我们去北河摸鱼。水很清，每次都能带着一篓鱼“凯旋”。把鱼稍稍收拾下，加点面粉糊了，一群人享受着自然的美味；偶尔也会有弄破鱼苦胆的时候，但这都不是事儿，照样狼吞虎咽。

我们就长在那样的环境里，一起在村里慢慢长大。小学、初中还在村子附近，高中就差不多到了城里。上高中的时候，每周都会骑自行车从学校返回家。经常走的还是以前往城里送砖块的那两条路。不过有时候会绕到开发区再回家，虽然跑远了一点，但是会觉得特别值。因为那里有一条“洋街”——我们那时候私下都这么称呼。

向城里送砖是个力气活，为了多挣点钱，往车上上砖、向地上码砖都是自己动手。大多数家庭都是一天送上一趟，有的为了多赚点营生，会送上两趟，但这也仅仅是有时候，因为整个过程真心耗费气力。我也偶尔会在不上学的时候跟着跑上一趟。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因为送砖的缘故，对于老鸦陈、陈寨、柳林等印象都极为深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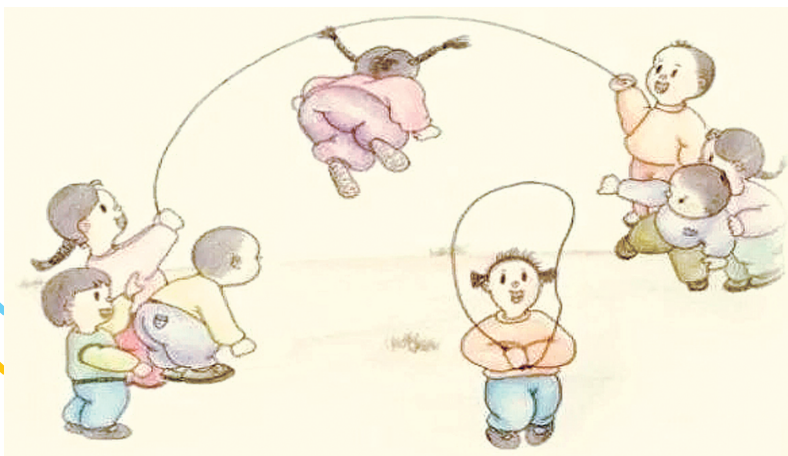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点自豪感，因为那时候，郑州市区里的建筑用砖好多都是靠我们用一车车拖拉机运过去的。小时候去城里的机会不是在送砖块的拖拉机上，就是在去购买拖拉机配件的自行车上。去一次可能会吃上城里的水煎包，或者带回来一张大油饼，这就是那时候孩子们进城的最大乐趣。

除了送红砖块，我还跟着拖拉机向城里送过树枝。我清晰地记得路上有很多送树枝的拖拉机队伍，车斗里的树枝装得满满的，快要拖到地上。那时候我不知道花园口在哪儿，只知道跟上前面运树枝的拖拉机队伍就对了。

那是一条欧式建筑街，每个建筑都有不同形态，各具特色。我们也说不上来是哪个国家的风格，只不过，来街上看的人有不少，四面八方来的，就好像这里已经成了一个风景区。村里的大人带着孩子一有空就会去“洋街”，会拍拍照、逛逛街，大人和孩子们各得其乐。好像在那个时候，大家潜意识里就觉得城里离家不远了，因为转转和逛逛再也不用往城里跑了。

我上了大学、当了兵，一晃就是20余年，再回到村里的时候，村里人大都已住进新村的楼宇，十来栋楼连成了一个院落。20余年，我身在异乡，每年回村探亲的时候，都喜欢去逛逛，喜欢用心看看故乡。砖厂早已不在，拖拉机自然也不复存在，有一段时间，村里停得最多的是后八轮，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也有不少在工地上忙碌的。虽然一年只能回来一次，但是彼此之间还是那么熟悉。

那条“洋街”原来叫作瑞达路。带孩子出去不再去“洋街”，改去火炬大厦，人也会很多，还是照照相、逛逛，还会有人带着孩子放放风筝，天很蓝，风筝飞得很高，孩子们特别开心。郑州大学和河南工业大学新校区也来到了区里，就在村子旁边。



“想为村里做点事”

我们家也搬回村里的新院，住上了楼。小时候我不大爱出门，我妈原话“大门不出二门不迈”。现在，我喜欢出门。大家都从一个大门出入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谁见了谁，都会笑一笑，都会打声招呼。

大家互动最多的时候是在聊天群里，这是村里的群。虽是网络互动，却是实实在在的生活。“谁家的孩子跑丢了，来认认，在我这儿”“谁的钥匙掉了？在我这儿”“谁家的小狗跑出来了，在我这儿”“明儿是谁家办事真热闹”……这就是村里人的生活、集体大家庭的生活。

村里的老年人最喜欢结伴去老年活动中心，打打牌、唠唠嗑、唱唱戏、唱唱歌；媳妇们也喜欢结伴去妇女儿童活动中心，插花、画画、学个“猫步”、做个厨艺分享；一起长大的孩子们特喜欢去图书馆，读读书、下下棋，从小人书里找寻父

辈们的乐趣。

忙碌了一天，上了年纪的，带着蒲扇，三五成群，找个惬意地儿，聊聊；刚刚退休的，拉着板胡，弹着三弦，铜锣梆子，唱唱；牵着媳妇儿，抱着孩子，在葱郁的大学校园里逛逛。伴着《中国梦》的旋律，大妈们摇曳的舞姿，在村中心广场总能牢牢吸引不少人的目光。“北河”的乐趣已不在，天健湖的意味足以替代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乐趣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努力。一代人会留下一代人的故事，一代人会接着一代人的故事。前一段，村里换届选举，一个发小参加了竞选，我们都问他怎么想回村里工作，他回答：“就想为村里做点事”。我们还建了一个发小聊天群，名字是“大谢村——一起长大”。三十年，时光变，人心和善不变；环境变，集体凝聚不变；方向变，进取奋发不变。



作者简介

李艳涛，高新区枫杨办事处大谢村人，毕业于郑州大学，从军17年，在部队期间多次获得全军各级征文奖项，现自主创业。